



E-mail:hdzk@ycwb.com

羊城晚报



·广角

2020年10月25日/星期日/副刊编辑部主编/责编 吴小攀 / 美编 黄文倩 / 校对 潘丽玲

A6

发掘时代主题，
进行大型集体创作

有传统、有土壤

广东美术家创作史诗

雄心不变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周欣怡

多位美协主席与老中青艺术家共同参与

庆祝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美术创作的献礼项目《南国的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是近日在穗展出的“大美‘双区’——广东省庆祝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美术作品展”上，重点展出的大型创作之一，为广东画院今年完成的大型主题性集体创作。

该作特邀粤港澳大湾区、深汕珠海经济特区国画名家与广东画院全体国画家共同参与，其中包括四位港澳地区美协主席，及四位深汕珠海经济特区美协主席。老中青艺术家们，齐心协力，以盛世丹青构建新中国改革开放巨幅时代画卷。

广东画院院长林蓝担纲《南国的风》项目负责与总稿创作。她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集体创作首先要搭好明确的框架，组织相应的团队。在明确的框架下，让团队成员发挥其独

特个性。林蓝表示，《南国的风》的创作思路采用了壁画创作的基本规律，其中搭好底稿的框架最为重要。整个创作节奏需要“前期紧、后期松”。

“前期一定要抓紧，然后可以慢慢在多人磨合之中，碰撞出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如果前期没有抓得很紧，后期就不可能放得松，也不会有那些个性的闪现。”林蓝表示，“在比较稳的框架下，去开展各自的笔墨，有时还会有惊喜出现。”

在较为扎实的框架之下，众多山水、花鸟、人物画家随之加入创作，施展各自笔墨。在框架内发挥自己的个性，增添血肉。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创作团队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听取多方专业意见，团队对细节内容进行了反复修改和增删。例如作品中的深圳改革开放纪念馆、前海石等都是后来增加的内容。

关山月、黎雄才前往工地写生创作

与《南国的风》同期在广州公开展出的，还有一幅创作于1956年巨幅集体创作作品《百花齐放》。《百花齐放》创作参与者汇聚当年中南地区老中青知名画家共26人，有来自岭南的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等，还有武汉的花鸟画家张振铎、王霞甫、张肇铭、汤文选等，他们每一位都是中南地区能够独当一面的年富力强的画家。该作完成后，被专程运往北京，由郭沫若题写了“百花(花)齐放”四字。

为了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他们需要协调个性与集体、分歧与统一、细节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这既考验他们各自的绘画功底，也考验他们的合作能力和集体精神，这种精神也是那个时代艺术所特有的情感面向。广州美术学院院长、广东省美协主席李

劲堃认为，集体创作如何既发挥集体力量，又不埋没个人才华，《百花齐放》至今依然带来启迪。

“我们只不过是向前贤学习，做这辈人应该做的一件事。”林蓝认为，对于主题性集体创作，广东一直有传统，也有合适的土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州美术学院组织师生下乡劳动，深入生活，为工农兵服务，创作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关山月等人曾多次带领学生们去西沙群岛、井冈山、鼎湖山等地采风，引导他们深入生活，写生新鲜事物，将写实主义思想以及现代绘画的方法导入中国画，为中国画的改革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

同样由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师生集体创作，与《禾香万顷》同期完成的《向海洋宣战》也是新

10月25日，“新风入南国——新中国广东美术中的珠三角水乡建设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拉开帷幕。展厅中一幅长2.7米、高1.2米的大幅中国画引人注目。该作题为《禾香万顷》，描绘珠江三角洲晚稻收成的盛况，署名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四年级集体创作，落款完成于1960年。

《禾香万顷》是广东美术创作在新中国美术史上留下的经典作品之一。广东美术自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有大型主题性集体创作的传统。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胡斌认为，1949年后，广东美术创作与国家文艺政策、社会生产生活一直有着紧密关联与互动，由于岭南特殊的地理、文化，呈现出其独有的“南方特点”。

中国美术主题创作的经典作品。当年4月，关山月、黎雄才带领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三、四年级的师生前往湛江塘海工地进行写生。关山月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谈到：“那时候艺术家要‘三同’，与农民同住、同住、同劳动，学生、老师不分彼此”。

在当时的条件下，主题创作需要画家本人多次亲临现场，实地体验和写生。就这样，他们在塘海工地收集创作素材达三个月之久，画了数以千计的速写作品，如镜头一样记录了那一段艰苦而光荣的建设岁月。师生通力合作，创作了这幅经典巨作。林蓝回忆起读书时期第一次看到《向海洋宣战》时内心的感受：“在当时，人人都怀着纯真的革命热情，自然地投入创作，以一种质朴的情感产生出巨大的能量。”



南国的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国画) 粤港澳画家集体创作

广东画坛“四大金刚”佳作脍炙人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全国美术界盛行着“红光亮、高大全”的绘画风格，广东美术却独辟蹊径，用充满生活气息、清新自然的艺术语言来反映时代主题，涌现出汤小铭、林墀、陈衍宁、伍启中等代表性画家，形成了广东画坛“四大金刚”和美术创作的“广东方阵”。

每年两次的广交会为广东美术主题创作的独树一帜提供了土壤。基于对外宣传需要，广东美术的创作题材允许有所选择，生活化的、风俗性的、健康的、美丽的题材都可成为创作元素。

广东的一批年轻画家们继承了岭南画派的创新精神，在主题创作中努力做到主题和艺术的平衡，形成了特定时期的广东艺术风格。

画家梁照堂在这个时期创作了《我爱万泉河》《新中国的代表——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等代表作品。这些作品吸收法国印象画派斑斓、闪烁的“逆光”的手法，加以冷色调处理，通过这些特殊方式，消解了“红光亮”、神圣性、仰视性的高大造型形式，多了一些亲切的抒情色彩。梁照堂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我会努力将自己对艺术的理解融进主题创作中去，把画面以自己的兴趣、所熟悉的手法、风格，以及认识和修养相结合，这样更能表现出自己对画的感觉。”

当时的广东出现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潘嘉俊的《我是海燕》、汤小铭的《永不休战》和杨之光的作品，然后还需要跟时代大势发生关联，同时要有好的艺术和技术作为支撑。”

新技术条件为新时代的创作带来改变。林蓝表示，互联网技术、电脑打印等技术都为如今的主题创作提供了便利，通过新技术和新信息去感受新生活，寻找新素材是新时代主题创作的要求之一。“世界连接更为密切，地球村的出现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技术都能为我所用。”

林蓝强调：“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担当，但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史诗，作为艺术家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虽然可能结果还是会有本色流露，也许做成了一首抒情诗，但在这个时代允许你做自己。”

当下国画遇到了一个新课题

题材也开始从以人物为主开始逐渐转向人物和风景、景观并存的趋势。梁照堂认为，如今的国画遇到了一个新课题——画现代建筑。“在过去的国画中，除了山和水，楼也是尤为重要的一部分，亭台楼阁可以作为参考，但与现代建筑是完全不同的。表现时代面貌的新山水画的出现，是对国画、乃至中国艺术的发展，也印证了主题创作题材选择的多元化趋势”。

在“大美‘双区’”大展上展出的《盛世珠江》，是近年此类作品的代表。该作重点描绘珠江穿越广州城市的图景。其画面清新淡雅、现代感强，有别于传

统山水画样式，令人眼前一亮。在绘制《盛世珠江》时，李劲堃和他团队使用传统国画技法勾、皴、点、染、积为主要的绘画手段，通过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对绘画语言重新结构，让画面既具有传统中国画的美学特点，又具有新时代的印记，同时能反映出独特的东方精神。

胡斌认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重在乡村的增产建设，到八九十年代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城镇及工业发展，广东的社会风貌存在着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正体现在广东艺术家几十年来坚持深入生活创作的图像当中。

E-mail:hdzk@ycwb.com

羊城晚报



·七杯茶

2020年10月25日/星期日/副刊编辑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 / 美编 黄文倩 / 校对 潘丽玲

A6

【拒绝流行】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平凡的感动

近日，湖北鄂州，邮政投递员龙战军将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儿子手里。从业19年来，龙战军每年都会把无数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手里，分享别人的快乐。他说，一直希望“能亲手给儿子送上录取通知书”。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别人，也终于可以分享到他的快乐。从照片上能看到父亲骄傲的样子，还有儿子“活出让爱自己的人为自己骄傲”的自豪感。有的说，当父亲的一定很骄傲吧，骑的三轮都轻快了很多，这应该是他19年来最快乐的一次送快递。有的说，平凡的父亲，争气的儿子。这段时间读到很多关于考上北大清华的新闻，有留守的孩子，有在工地上搬砖的孩子，有贫困家庭的孩子，有视听障碍的孩子，这一条虽没有悲情困苦，没有巨大反差，却让人感到很温暖。常人的骄傲，宝剑出鞘，红光一闪，便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那种雄赳赳的英雄气概，俘虏了千千万万男女老幼的心。

当时，就读小学的女弟阿帆，年仅10岁，崇拜盲侠，整天拿着一把木剑，神气活现地挥来挥去，对着空气又刺又戳的，与假想敌打得死去活来，颇有盲侠那种叱咤风云的气势。

起初，父母不以为意，任由他闹，然而，有一天，父亲无意中接触到他的眼神，吓得差点连手中的杯子也跌落在地。他看到阿帆模仿电影中的盲侠，猛翻白眼，模仿得

口口水。摆拍者还不服，觉得即使是摆的，也是正能量。哎呀，生活中这么多如“投递员亲手给儿子送北大通知书”这样的新闻，虽然平淡，却很真实，比那种“拿着清华通知书跪谢植物人父亲”之类人造故事有冲击力多了。哪有那么多戏剧，哪有那么多撕心裂肺，我们不是活在各种正能量故事版本里，而是活在真实自然中。”

邮政投递员家庭并不贫穷，也不地处偏远，而是无数平凡职业、平凡家庭、平凡人物中的一个，触动父亲这么多年真诚为客户服务，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尤其是今年疫情防控期间，坚持逆行而上，我觉得他的工作平凡而伟大。——这样的告白，是儿子给父亲的努力送出一份“北大通知书”。

【昙花的话】尤今 新加坡作家

星星之火

远在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胜新太郎主演的盲侠电影风靡东南亚。片中主角，是一个双眼失明而武艺高强的男子，行走江湖，所向披靡。每当强敌出现，他白眼一翻，宝剑出鞘，红光一闪，便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那种雄赳赳的英雄气概，俘虏了千千万万男女老幼的心。

当时，就读小学的女弟阿帆，年仅10岁，崇拜盲侠，整天拿着一把木剑，神气活现地挥来挥去，对着空气又刺又戳的，与假想敌打得死去活来，颇有盲侠那种叱咤风云的气势。

起初，父母不以为意，任由他闹，然而，有一天，父亲无意中接触到他的眼神，吓得差点连手中的杯子也跌落在地。他看到阿帆模仿电影中的盲侠，猛翻白眼，模仿得

惟妙惟肖，活脱脱就是一个稚龄盲侠。如果是偶尔为之，倒还无伤大雅，问题是，翻白眼竟然成了阿帆的惯性动作，不论是快乐时，生气时，紧张时，失望时，懊悔时，他都以翻白眼来表达内心的感受。

从这时开始，父亲和阿帆便展开了一场漫长的“对峙战”，解释、劝诫、警告、斥责、体罚，一招接一招地用，但半点效果也没有。父亲明确地知道，只要他白眼一升，必然就会铸成儿子终生的遗憾，所以，奋战之际，最后终于成功地革除了他这个丑陋不堪的惯性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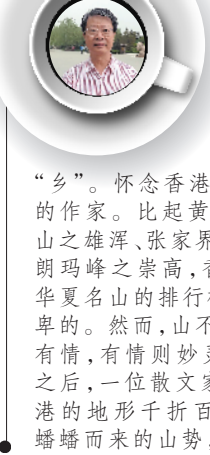
成长后的阿帆，当了妇产专科医生。每回忆及此事，他总感激涕零。

许多小动作，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得不到纠正，必定会形成一个如影随形的不雅“标志”，不但有碍观瞻，还会成为他人嘲笑的对象。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啊！

【含英咀华】

黄继樵 香港学者、作家

怀念香港的山



● 随手拍

铁门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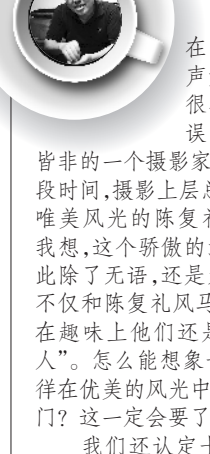
□图/文 席地[澳门]

有一次，我家的猫溜掉了，我四处寻找，循着声音我转进了一条巷子里头。我呼叫它的名字，但它就那样安静地蹲在一道黄色铁门的后面，里头是一片拆掉的空地，杂草丛生。

我站起来，蓦然看见这道门上的留言：“60年前在二楼中厨房和父母弟妹住过5年。”我随手拍了下来，心想，这道门后面本来是空空荡荡的，但这些留言的存在，使这道生锈的门有了打开的可能——这老人的留言，是说给历史听的。

【横眉冷对】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 随手拍

卡蒂-布列松

卡蒂-布列松在中国摄影界的名声如雷贯耳。但是，很不幸，他是被我们误解得最让人啼笑皆非的一个摄影家。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摄影上层总是把他和香港拍唯美风光的陈复礼放在一起并列。我想，这个骄傲的法国佬知道后，对此除了无语，还是无语。他的追求，不仅和陈复礼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在趣味上他们还是坚定不移的“敌人”。怎么能想象卡蒂-布列松会徜徉在优美的风光中，陶然自得地按快门？这一定会要了他的命。

我们还认定卡蒂-布列松是一个报道摄影家。殊不知，他最讨厌的就是去报道什么事件，拍摄什么突发事件。他一生都在和卡帕作对，虽然两人都是著名的马格兰图

卡蒂-布列松

片社的创始人。卡帕对卡蒂-布列松的批评摄影界众所周知：去你的超现实主义，走近，再走近！而且，我们都想当然地去理解他的“决定性的瞬间”，以为这一瞬间和流行的“典型情节”差不多，把偶尔的时间切片摆布得完美无缺，然后才能拍照。有很多人为了这完美的“决定性的瞬间”，一直在焦虑地寻找，半天也按不了快门。从本性上看，卡蒂-布列松很有点羞涩，所以，他才喜欢躲在人群中，悄无声息地偷窥，不愿打扰正在流逝的一切。他一辈子都想做个艺术家，都梦想着去作画。从事摄影，对他纯属偶然。

年轻的卡蒂-布列松曾经从军，还跑到非洲去历险，结果把身体搞垮了，只好回到法国马赛去休养。这时，他弄到了一台配有50mm标镜的莱卡旁轴相机，开始有意识

在飞鹅山山顶，他这样说：“对着珠江这一盘盎然的青山，一湾湾的碧水，对着这一片南天的福地，我当风默许：无论我曾在何处，会在何处，这片心永远萦回在此地，在此刻路过的这块土地上，爱新爱罗不要了，伊丽莎白保不了的这块土地上，正如它永远向东，萦回着一座岛屿，向北，萦回着一片无穷的大地。”登高能赋，思绪绵绵，这是一篇充满中法感情“别赋”。在应该登高的重阳节，我怀念香港群山，更怀念在重阳节诞生如果仍健在“年方九十二”的余光中。

羊城晚报“随手拍”栏目征稿

羊城晚报人文周刊“随手拍”栏目征稿，向读者征集用手机拍摄反映当下时代精神、有当下时代气息的普通人精彩瞬间的照片，来稿请附上100-200字的简短文字，投稿邮箱：ycwbwyb@163.com。稿费从优。

卡蒂-布列松匆匆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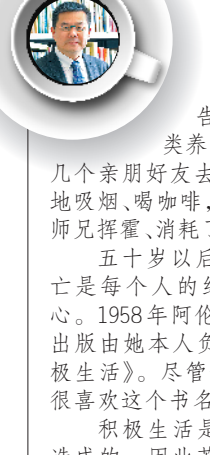
地到处拍照，好消磨多余的时光。拿着相机在街头晃荡，立时发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这让他惊喜万分。让他感动的是，相机原来具有这样一种功能，能够迅速把眼前的偶然性变成底片上的必然性。而这一偶然性，根本就无法描绘，所以，本身就是一种超现实的存在。

匆匆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突然出击，让时间定格在快门的巧取豪夺之中。这就是卡蒂-布列松的事业。他的行动，很快让小相机抓拍演变成潮流，然后上升为一场摄影运动。

卡蒂-布列松晚年照相累了，于是把相机收藏起来，开始去作画，好挽回青春期的梦想。不过，看了他若干张作品后，我想说，幸好他照相机了，否则，摄影史少了一个他，会变得多么乏味！

【如是我闻】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有节制地生活



以前我从来不关注养生，每次回父母家，他们总是告诉我，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电视的养生节目，各类养生的报纸、杂志也都是他们关注的对象。2017年我有几个亲朋好友去世，其中有一位师兄，尽管是癌症去世的，但他放纵地吸烟、喝咖啡，有时也会酗酒，伤害了身体。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位师兄挥霍，消耗了健康。健康很重要，它是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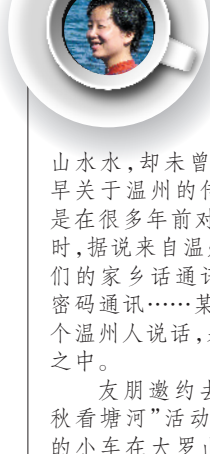
五十岁以后，人开始不断为疾病所扰。尽管衰老不可避免，死亡是每个人的终极，但我仍然不愿意将健康作为生活、思考的中心。1958年阿伦特在美国出版了她的《人类生存条件》一书，1960年出版由她本人负责修改并补充的德文版时，她将书名改为《积极生活》。尽管这是一部对西方政治哲学进行批判的著作，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书名。同样，充满活力，积极的生活才是人生最重要的。

积极生活是要人有节制地生活，人的很多病是由于过度饮食造成的。因此苏轼告诉大家要“饥方食，未饱先止”。真饿了，才开始进食，吃到七八分饱，就要停住了。实际上，“常带三分饥与寒”对人来讲并没有什么坏处。除此之外，苏轼也为自己定下了吃饭的规矩：“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则三之。”喝一杯酒，吃一种肉，是在自己平常吃饭的时候，如果有尊客的话，可以喝三杯酒，吃三种肉。即便在吃饭时，后面的标准也不算高。其目的在于：一日安分以养福，二日宽胃以养气，三日省费以养财。养福、养气和养财实际上是养德的一种方式。按照程颐的说法，养气首先要养心和正志，其后人的气质才能得以改变：君子莫大于正其气，欲正其气，莫若正其志。

以前读过很多有关人生规划的书，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这样的一句话：我们有权保持身体健康，因此有权利拒绝一些工作上的要求（和压力），以免损害自己的健康。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凝固的石韵



虽然一直居住在上海，路过江浙的山水水，却未曾到过温州。最早关于温州的传奇故事，好像是在很多年前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据说来自温州的士兵，以他们的家乡话通讯，就是天然的密码通讯……某次席间遇到几个温州人说话，果然，如坠云雾之中。

大罗山在温州东南部，距今约1.5亿年前，火山爆发以及漫长的地壳运动，它们从大海中崛起，海拔707米。这是一个石头构筑的世界：石墙、石门框、石凳，领路的是木家子孙……罗丰村的木家，有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祖先：孔子的学生子贡。

夜色浓郁起来，仰望高处那座状元牌坊，俯瞰山下城市里璀璨繁盛的灯光，听着那些久远却仍传奇的家族往事，被那时光拉长的旧影，那些或坚固或倾颓的石块，是否也还储存着一些温暖的日常话语？据说，已经在致力于申请罗丰村古村落保护了。